

王先謙

漢書補注

君宜署

三十一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18
31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漢書六十九

早稻田大學  
圖書部藏書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王先謙補注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師古曰邽音圭補注沈欽韓曰明統志趙充國宅在秦州清水縣北二里先謙曰上邽今秦州西南後徙金城

令居師古曰令音零補注先謙曰今涼州府平番縣西北始為騎士呂六郡良家子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

北地郡西河是也昭帝分隴西天水置金城充國武帝時已為假司馬則初以六郡良家

子者非金城也此名數正與地理志同也補注王鳴盛曰東方朔傳建元三年上始徵行與

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則隴西北地固在六郡之數餘四郡無所見而

馮奉世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為郎奉世上黨人而云良家子然則六郡中何以無上

黨疑顏注未確朱一新曰顏注是也續志羽林郎三百石無員掌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

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之漢陽即天水後漢永平中更名先謙曰官本注在補

羽林下武帝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師古

上有自字明曉也武帝時已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補注齊召南曰案天漢二年事也李廣利以

此役餘級即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適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

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補注

孫曰案見即視字之誤今作見視者一本作視一本作見而後人誤合之御覽職官部四十六引此無見字拜為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

武都氏人反師古曰武都音丁奚反充國曰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補注齊召南曰案昭紀元鳳

馬適建龍額侯韓增大鴻臚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然則充國以護軍為裨將而

戰功多耳又案匈奴傳匈奴降者言匈奴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要擊之以問充

虛受堂

國充國以為非計乃拜范明友為度遠將軍亦充國為大將軍護軍都尉時事也充國為水  
衡都尉公卿表在元鳳元年而遷後將軍在元平元年先謙曰百官表護軍都尉武帝元狩  
四年屬大司馬昭帝時霍光為大司馬遷中郎將將屯上谷師古曰領兵屯於上  
大將軍故此稱大將軍護軍都尉也還為水衡

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文穎曰匈奴王也擢為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  
封營平侯本始中為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為後將軍少府補注劉敞曰案百官表本始年後少府皆

有姓名充國未嘗為之亦未嘗有將軍兼少府者明此府字是時字少時匈奴大發十餘萬  
猶言無幾也先謙曰少時不詞劉說非此蓋長信少府故不見公卿表匈奴大發十餘萬  
騎南旁塞至符奚盧山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補注周壽昌曰案匈奴傳封題除渠堂欲

入為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

雲中代郡雁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騎分屯之而充國總統領之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  
日行音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鄭氏曰零音憐孟康曰豪帥長也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

下更反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羌塞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湟音皇補注劉奉世曰

滇北非謂漢地也羌意欲稍北近匈奴合而為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詳下文可見齊  
召南曰案顏注是劉說非也胡三省云羌依南山寇湟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湟北則漢  
地所以隔絕羌與匈奴通之路正在於此於地形可謂明曉沈欽韓曰一統志湟河番名波  
洛冲克河在西甯府邊外西北青海源出噶爾藏嶺入西甯西川邊內是為西甯河先謙

日漢得昆邪休屠王地開河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羌與匈奴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  
隔遠不得復通因湟水旁地肥美故斥逐羌人不使渡湟水北也

國曰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補注先謙曰以其不詳審情實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  
犯突而前旁音步浪反音莫北反補注宋祁曰冒作莫報反周壽昌曰前充零豪所  
言雖經安國奏為充國所劾朝議故未許也羌人乃緣前言抵法冒禁而渡故云抵冒郡縣  
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師古曰羌人無大君長而

攻擊執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師古曰合約與漢相距五六  
年迺定補注先謙曰胡注元鼎五年西羌反攻安國故拘罕次年至征和五年補注王先慎曰

將軍降匈奴在征和三年見武紀李廣利傳匈奴傳貳師降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收貳師  
屠以祠玩匈奴告諸羌語當在初降時不得在貳師死後且征和無五年五為二譌尤其明  
證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師古曰煎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師古曰氏音支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

軍眾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師古曰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曰此  
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補注先謙曰胡注謂本聞烏桓來保塞恐

兵復從東方起補注先謙曰恐漢再伐之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其計不合補注先謙曰諸國疑匈奴更遣  
之師古曰設謂開許之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其計不合補注先謙曰諸國疑匈奴更遣

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補注沈欽韓曰沙陰即流沙地寰宇記居  
之流沙澤鹽澤即蒲昌海長阬長城之窟寰宇記故長城漢書謂之遮虜障在肅州酒泉縣  
北窮水塞亦在張掖縣北淮南地形訓窮水出自窮石山名在張掖北塞水也

與先零相直師古曰直當也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師古曰未然後  
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師古曰藉借也欲擊鄯善敦煌曰絕漢道師古曰絕漢道

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古陽關在安西應沙州衛西南執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  
中先零罕開迺解仇作約蘇林曰罕開在金城南師古曰罕開羌之別種也此下言遣開豪

開則罕開羌姓族殊矣罕開音口堅反而地理志天水有罕開縣蓋曰此二種羌來降處之  
此地因以名縣也而今之羌姓有罕開者總是罕開之類合而言之因為姓耳變開為井字

之訛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救視諸羌毋令解仇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視讀曰示示語

也其下並同補注宋祁曰解仇上疑有復字補注曰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先謙

曰兩府丞相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曰尤桀黠皆斬之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也點惡也為惡堅也縱兵

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師古曰恐中國汎

謂之鄉讀曰嚮補注劉奉世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

等謂漢無所信向於是與他族皆叛也王念孫曰案顏劉二說皆非也恐怒二字義不相屬

恐當為怨字之誤也怨怒無所信嚮謂怨怒漢吏不親信而歸嚮之也後漢西羌傳述其事

曰安邦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此

文大略本於漢書怨怒二字亦本漢書也王莽傳五威將軍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

帥出改句町王以為侯王耶怨怒不附文義亦與此相似

長吏安國曰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亶師古曰浩音諸音門水名也解在地理志

水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杜佑云漢浩亶縣故城在今金城郡廣武縣西南先謙案在今西甯府碾伯縣東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眾師

直用反安國引還至令居曰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

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師

曰度計也音大各反其下亦同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險度鄭氏曰險遙也三輔言也師古曰險讀

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師古曰圖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俱奏上也補注先謙曰胡注金城

南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屬老臣勿為憂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上笑曰諾充

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師古曰須待也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師古曰銜枚者

不渡輒營陳補注先謙曰胡注立營陳則會明畢遂已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

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已殄滅為期小利不足

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陜中亡虜文穎曰金城有三陜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峭而來水

州湟水縣四望山有水出其陽一名湟河亦謂樂都水明志西甯衛東南有峽石山亦曰湟峽又東有四望山亦曰四望峽

先謙曰胡注湟水經注破羌縣之西有落都城後漢志浩亶縣有雒都谷沈欽召諸校司馬

韓曰即樂都南涼秃髮傳檀所居因此名一統志故樂都今西甯府碾伯縣治

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陜中兵豈得入哉師古曰杜塞也充國常曰

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

孟康曰在金城補注沈欽韓曰地理志失載治所後書西羌傳和帝時曹鳳為金城西

部都尉屯龍支元和志鄯州有龍支縣明志西甯衛東南有龍支城吐蕃曰宗哥城

饗軍士師古曰日饗飲之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

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鬪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

將叩將期門伏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為支兵至令居虜並出絕轉道師古曰並猶俱也轉

如字又音步朗反補注劉奉世曰並猶具爾羣聚不同出鈔絕故曰並也何煩曲解下

文分兵並出又當為且邪蘇輿曰顏注俱本作且劉注具本作俱下居民得並田作注可

證此印弓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蘇林曰疏搜索也師

尋跡而捕之也補注沈欽韓曰小司徒注胥何捕盜賊也疏胥字通轉道津渡補注宋祁

義並通先謙曰八校尉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通轉道津渡

度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

中都尉即雷雕庫為質補注先謙曰都尉充國曰為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

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師古曰言勿相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

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已其所捕妻

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已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微極迺擊之師古曰微

太常徒弛刑師古曰弛刑謂不加鉗者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

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

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迺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

酒泉萬騎已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已七月上旬齎二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

罕开在鮮水上者補注齊召南曰案鮮水即青海一名青海又名卑禾羌海地理志金城郡

分補注先謙曰師古曰雖不能盡誅實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師古曰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天

兵仍出虜必震壞師古曰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已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

史董通年已為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師古曰謂路紆已一馬自

佗負三十日食師古曰佗音徒何反凡以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已追逐

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師古曰商計度也逐水少入山林師古曰隨

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已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干載不可復師古曰復音

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師古曰日勒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

掖酒泉已絕西域師古曰要遮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師古曰言被

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師古曰拊音撫字輯與集同此全師保勝安

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已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師古曰不先破罕开則

先零未可圖也上迺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

軍師古曰即就也賜璽書嘉納其冊已書敕讓充國曰師古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

將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師古曰徙其妻子令精兵萬人欲

為酒泉敦煌寇補注先謙曰言羌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已東粟石百餘芻藁束

數十師古曰皆謂直錢之數言其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秋共水

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也食謂穀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師古曰此

蓄聚也師古曰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文穎曰皸音裂也瘃音創也師古曰皸音軍

而本脫之將士皆寒不當獨言士寒也御竟疾病部五引此已脫將字舊本北堂書鈔歲

時部四出將士戰瘃四字注引此傳云將軍將士寒手足皸瘃足補今本之缺補注內閣本

屬下句言雖無充國誰不樂此安便也周壽昌曰通鑑作欲以歲數而勝敵注仍顏說案師

古勝小敵云云原釋勝微之微字通鑑就顏說改微字作敵似不如舊讀義長且荀紀亦作

屬下句言雖無充國誰不樂此安便也周壽昌曰通鑑作欲以歲數而勝敵注仍顏說案師

古勝小敵云云原釋勝微之微字通鑑就顏說改微字作敵似不如舊讀義長且荀紀亦作

屬下句言雖無充國誰不樂此安便也周壽昌曰通鑑作欲以歲數而勝敵注仍顏說案師

古勝小敵云云原釋勝微之微字通鑑就顏說改微字作敵似不如舊讀義長且荀紀亦作

古勝小敵云云原釋勝微之微字通鑑就顏說改微字作敵似不如舊讀義長且荀紀亦作

古勝小敵云云原釋勝微之微字通鑑就顏說改微字作敵似不如舊讀義長且荀紀亦作

古勝小敵云云原釋勝微之微字通鑑就顏說改微字作敵似不如舊讀義長且荀紀亦作

古勝小敵云云原釋勝微之微字通鑑就顏說改微字作敵似不如舊讀義長且荀紀亦作

古勝小敵云云原釋勝微之微字通鑑就顏說改微字作敵似不如舊讀義長且荀紀亦作

古勝小敵云云原釋勝微之微字通鑑就顏說改微字作敵似不如舊讀義長且荀紀亦作

古勝小敵云云原釋勝微之微字通鑑就顏說改微字作敵似不如舊讀義長且荀紀亦作

古勝小敵云云原釋勝微之微字通鑑就顏說改微字作敵似不如舊讀義長且荀紀亦作

微不將軍誰不樂此者師古曰言凡為將軍者皆樂此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言豈獨今詔

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

月氏兵四千人服虔曰婿音兒羌名也蘇林曰婿音兒遮反師古曰亡慮萬二千人師古曰

計也解在齋三十日食蘇音是也補注沈欽韓曰侯當為侯奉世即馮奉世句廉謂水岸曲而有廉

也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

方兵並來補注宋祁曰並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印

將胡越依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補注王念孫曰案景祐本校下有尉字當據補上文

謙曰王校本校下空一字故云但百官表云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二校者言步兵中

之二校耳若今言二營矣步兵止一校尉無二校尉校下增尉字則不可通下文言步兵九

校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補注先謙曰五星所聚其下勝羌人在西星在東則為漢

夷狄積於西方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補注先謙曰天文志太白兵象

凶吉深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補注王文彬曰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呂為將任

兵在外便宜有守呂安國家師古曰言為將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命若有便宜則

迺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補注錢大昭曰即義渠安國

擇羌人可使使罕補注先謙曰擇論告曰大軍當至漢不誅罕呂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

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補注錢大昭曰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

便為寇師古曰謂依阻山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置也故也起壹

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補注沈欽韓曰孫子形篇守則不

力不足也所以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師古曰皆兵法之辭也致人引致而取之也今

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飭兵馬練戰士呂須其至師古曰飭整也須待也飭與勅同坐得致

敵之術呂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守而發之行政釋致虜之術而從為

虜所致之道師古曰釋廢也補注宋祁曰廢也姚臣愚呂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

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呂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

之急呂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

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師古曰施德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

稍眾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服虔曰莫須如是虜兵寢多師古曰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

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補注先謙曰漢紀作一二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

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

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

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補注先謙曰官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

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補注沈欽韓曰容齋隨筆金城至長安一千四百

得奏報首尾纔七日爾案初學記二十補注沈欽韓曰容齋隨筆金城至長安一千四百

漢舊儀云驛三騎行日夜千里為程補注沈欽韓曰容齋隨筆金城至長安一千四百

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師古曰解讀

前漢六十九

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師古曰重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宜疾今行太遲

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師古曰謂更回還盡力而死戰諸校皆曰善虜

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

燔聚落芻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於田畝之中刈芻放牧也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

言願得還復故地服虔曰靡忘羌帥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報靡忘來自歸充國

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已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師古曰

自營衛便音頻面反師古曰為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已贖論後罕竟不

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師古曰脛膝以下骨也寒泄

利脛音下定反師古曰為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已贖論後罕竟不

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已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母行補注先謙曰詔

獨遣破羌强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已待其敝作奏未

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叩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已傾國家將軍守之可

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補注先謙曰言出兵利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

不能自保師古曰繡衣謂御史補注周壽昌曰漢制直指使者繡衣案部可以軍興法從事何國家之安補注先謙曰漢

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師古曰言諫防之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

武賢師古曰行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也音才汝反金城湟中穀斛八錢

每斛入錢是邊地也皆當宣帝時豐饒屢歲師古曰吾謂耿中丞也為司農中丞羅二一萬斛穀羌

人不敢動矣師古曰言豫儲糧食可以制敵耿中丞請羅百萬斛迺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

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補注先謙曰開誅先零所謂其次伐交也前策不行故堅持釋罕誅零之議後策

不行邊儲空虛故師古曰卒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師古曰言儻如

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師古曰卒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師古曰言儻如

在吾固已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宜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

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

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八十六石師古曰芟乾芻也藁禾稈也石百二十斤釋音工

斤二十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師古曰卒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

定廟勝之冊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虜易已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補注

日官本也故作故也引師古曰度音大各反補注先謙曰臨羌虜故田

宋祁曰故也當作也故計度臨羌東至浩疊師古曰度音大各反補注先謙曰臨羌虜故田

補注宋祁曰故田姚刪故字先師古曰度音大各反補注先謙曰臨羌虜故田

謙曰通鑑有故字羌舊所田也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已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補注

昌曰金城郡為昭帝六年所置至宣帝神爵初不過二十年而郵亭已多師古曰度音大各反補注先謙曰臨

壞敗觀下云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陜以西道橋七十所足徵壞敗不少師古曰度音大各反補注先謙曰臨

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畱弛刑應募補注何焯曰漢已有應募從軍之人

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

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師古曰漕下引水通木而治湟陜已

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為田者遊兵。以衛屯田者。呂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師古曰畜讀曰蓄。補注先謙曰蓄積蓄省費使穀足支。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補注王念孫曰今當為令。使也。言務積蓄省費使穀足支。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御覽兵部六十四引此。正作令。亦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師古曰簿唯

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畱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

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已全取勝。是已貴謀而賤戰。戰而

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已待敵之可勝。師古曰此兵法之辭也。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補注先謙曰胡注此

地薦草。師古曰薦。稠草。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內儲說。獸鹿唯薦草而就。齊物論音義。司馬云美草也。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

而明主般師罷兵。班班還也。萬人畱田。順天時。因地利。已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

可。其月而望。羌虜五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師古曰羌賊耳。無豫於胡也。補注宋祁曰七十疑作五十七。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補注王文彬曰不勞甲兵

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師古曰墜。古地字。師古曰墜。古地字。師古曰墜。古地字。貧破其眾。補注錢大

三也。師古曰並也。謂如本字。又音步。浪反。補注劉本世曰。居民得並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師古曰度。罷騎兵。已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先謙

支田士一歲。師古曰度。罷騎兵。已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先謙

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墮之患。師古曰離。遭也。墮。謂因寒疾而墮。指者也。不可必勝。不出。令反畔之

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勢。九也。師古曰閒。謂軍又

亡。驚動河南大開小。開。服虔曰皆羌種在河南也。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

水。已制西域。信威千里。師古曰信。讀曰伸。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

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

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

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

將何已止之。又大開小。開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畱。得亡效。五年時。不

分別人而并擊我。如淳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大小。開本意是已。大小。開有

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已計為本。故多算勝少





遺脫與前輩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補注先謙曰胡注定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責也自以

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已破壞補注宋祁曰獲作坐然有識者曰為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自

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

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曰欺明主哉補注先謙曰胡注言一時用兵之事兵執國之大事

當為後法老臣不己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師古曰卒卒曰其

意對師古曰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

雷且種兒庫師古曰且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文穎曰猶非人名也師古曰猶非及楊

疑紀誤補注劉奉世曰宣紀作五月斬楊玉降與此不同疑是紀誤王文彬曰宣紀作斬首

惡大豪楊玉首非首是與傳異者楊玉列首非上耳劉單主楊玉而獻疑不知所謂王先慎

曰首猶二字古通用史記樽里子傳仇猶戰國策作仇由高注云或作仇首師古曰首呂覽權

動篇作去餘師古曰高注或作仇首此首猶通用之證顏疑紀作首誤失考先謙曰通鑑考

異從及諸豪弟澤陽離良兒靡忘皆帥前輩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

帥眾王離雷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補注李慈銘曰為侯者帥眾侯為陽離為言兵侯良

兒為君靡忘為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曰處降羌補注先謙曰王應麟云段熲言先零作寇

地理志考之神爵二年金城置破羌允街二縣蓋處降羌之地羌在湟河之南而漢地在湟

河之北謂之屬國置都尉以主降者羌為思不自屬國始也建武中馬援徙羌天水隴西扶

風三郡永平中寶固馬徒羌三輔於是始熾或以充國遷師古曰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

先零內地為非而不知金城非內地也補注宋祁曰小弟湯湯本作湯先謙曰胡注丞充國遽起秦湯使

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補注宋祁曰小弟湯湯本作湯先謙曰胡注丞充國遽起秦湯使

酒不可典蠻夷師古曰使酒因酒以使氣若今言惡酒者補注錢大昭曰使酒不如湯兄臨眾

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眾後臨眾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酌羌人師古曰酌音况務

也醉怒曰酌補注錢大昭曰說文無酌字微子篇云我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初破羌將

用沈酗於酒釋文云以酒為酗曰酗先謙曰前師古誤

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印夏語師古曰印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如清

為行不上欲誅之印家將軍曰為安世本持橐籥張晏曰橐籥囊也近臣負橐籥筆從備

也補注底曰囊無底曰橐籥筆者插筆於首橐首丁各反又音託補注沈欽韓曰晏子外篇

札抄筆給事宮殿中晉與服志筆者白筆也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

及武官不簪加內侍位者乃簪之手版即古笏矣手版頭有白筆又入座尚書荷紫以生紫

為給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者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珠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

之以行也梁書劉杳傳周捨問杳尚書官著紫荷囊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

傳曰持橐籥筆事孝武帝皇帝數十年章昭張晏注並云橐籥也近臣簪筆以備顧問今無章

昭注而張安世傳亦無此言此杳一時誤記耳先謙曰官本無橐籥八字引宋祁曰橐籥音

侯習為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相告。岑坐非子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

國曾孫。後為營平侯。師古曰。營平侯。補注。錢大初。充國曰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

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師古曰。即

倒而書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

六師。是討是震。師古曰。震。既臨其域。諭曰。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

子命我從之鮮陽。應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自將萬騎出張掖。擊鮮陽。營平守節。婁奏封章。師

曰。婁古。料敵制勝。威謀靡元。師古曰。料。量也。元。當也。合韻音康。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

庭來帝庭也。一說庭直也。昔周之宣。有方有虎。張晏曰。方。叔也。師古曰。師。虎也。補注。同。詩人歌功。迺列

于雅。師古曰。大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起超桓桓。亦紹厥後。師古曰。起。起也。桓桓。威也。補

注。錢大昭曰。充國為後將軍。從杜陵。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為破羌將軍。征烏孫。至

敦煌。後不出。徵未到。病卒。子慶忌。至大官。

辛慶忌。字子真。少父任為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谷城。與欽侯戰。師古曰。欽。即

字也。欽侯。烏孫官名。補注。宋祁曰。欽。改作。胡陳景雲曰。赤谷城。在烏孫西偏。與康居相接。

據匈奴傳。康居亦有翁侯之官。且與烏孫連兵。日久。此與欽侯戰者。謂康居所遣之將也。

常惠屯田烏孫。時漢與烏孫甚睦。不當有交戰事。頗注。似誤。陷陳卻敵。惠奏其功。拜為侍郎。遷校尉。將吏士屯焉。耆國

還為謁者。尚未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補注。錢大昭曰。百官表。舉茂材。遷郎中車騎將

軍。補注。劉敞曰。郎中車騎將軍。軍不成。文明。循軍。字是。歷郎中。兼車騎將軍。史省。文。總言之耳。

以文義推之。徵後說。尤長。車騎將軍。位次大將軍。未有以郎中兼者。觀下文。云。轉為校尉。

遷張掖太守。即知非。遷郎中將軍。又誤。行一車。耳。沈欽韓曰。案文。行軍。字。益。辛慶忌。為長史。已六百石。又舉茂材。為車騎將軍。秩千石也。下云。為校尉。則秩二千石也。朝廷

多重之者。補注。先謙曰。轉為校尉。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成帝初。徵為光祿大夫。

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吾。始武賢與趙充國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為執金吾。坐

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

不信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質行正直仁勇。得眾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師古曰。父破羌

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師古曰。右。上也。迺復徵為光祿大夫。執

金吾。數年。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復徵為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

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應劭曰。晉獻公欲伐虞。以宮之奇在。寢衛青在位。淮南寢謀。補注。曰。顯炎。武云。謂伍。被言。大將軍。數將習兵。未。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師古曰。厭

易。當又言。雖古名將。不過是為淮南所憚也。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師古曰。厭

禍難之形。豫勝之也。厭音一葉反。補注。沈欽韓曰。齊策。蘇代說閔王。司馬法曰。天下雖安

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已應卒。師古曰。卒。讀曰。猝。謂暴也。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已先帝建列

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師古曰。始。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

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師古曰。和柔而能沈毅也。尚書。咎繇。曰。擾而謀慮深遠。前

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迺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已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

至而豫禦之。師古曰。莊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曰。此未有伐中國者。言追何。慶忌

宜在爪牙官。已備不虞。師古曰：虞，度也。言有寇難非意所度也。其後拜為右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歲餘徙

為左將軍。補注：先謙曰：慶忌直諫，救朱雲詳雲傳。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輿馬，號為鮮明。

唯是為奢。補注：王文彬曰：言獨輿馬奢，華餘皆從儉也。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

官。長子通，為護羌校尉。中子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為郡守。補注：錢大昭曰：茂字子淵，由中郎將遷見。

皆將遷見。皆有將帥之風。宗族支屬至二千石者十餘人。元始中，安漢公王莽秉政，見慶

忌本大將軍，鳳所成。三子皆能，欲親厚之。是時莽方立威柄，用甄豐甄邯，已自助。豐邯新

貴，威震朝廷。水衡都尉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並列，不甚誦事。兩甄時平帝幼，外家衛氏

不得在京師，而護羌校尉通長子次兄素與帝從舅衛子伯相善。師古曰：次兄，其字也。兄

兩人俱游俠，賓客甚盛。及呂寬事起，補注：錢大昭曰：呂寬事見莽傳。莽誅衛氏，兩甄搆言諸辛陰與衛子

伯為心腹，有背恩不說安漢公之謀。師古曰：說，讀曰悅。於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西辛興等

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郡太守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繇是

廢。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慶忌本狄道人，為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

贊曰：秦漢已來，補注：宋祁曰：已當作以。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邯人。師古曰：邯，扶風之

謙曰：官本無時字。引宋祁曰：秦下當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師古曰：圍，為強

志，郁音於六反。郅音質。補注：先謙曰：頻陽，馬州縣。今西安。義渠，公孫賀傳介子。成紀，李廣

府。富平，縣東北五十里。郁到北地，縣今慶陽府。安化，縣治義渠。公孫賀傳介子。成紀，李廣

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康褒。狄道，辛武賢。慶忌，補注：先謙曰：義渠

皆曰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

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

我甲兵，與子偕行。師古曰：小戎之詩也。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終 漢書六十九

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漢書七十

傅介子，北地人也。師古曰：趙充國傳贊云：義渠公孫賀傳介子。然則介子北地義渠人也。

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傳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已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服虔曰：龜語在西域傳。至元

鳳中，介子已駿馬監求使大宛。補注：周壽昌曰：駿馬監當屬太僕，而百官表駿馬有令丞

承字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

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為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師古曰：屬，近也。近始當至烏孫

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

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補注：王先

慎曰：監上脫脫字。功臣世系表：義陽侯傅介子以平樂監使誅樓蘭王，斬首侯是介子。實監平樂，庶通鑑。胡注謂平樂監監平樂，觀據誤。文為說御覽二百一引有庶字，猶未脫

也。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師古曰：艾，誅也。介子過龜茲時，

其王近就人，易得也。師古曰：附近而親，願往刺之。已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

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曰：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補注：先謙曰：胡注此謂樓蘭國之譯人。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師古曰：徧往賜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師古曰：謂密有所論。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師古曰：屏人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曰：「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補注：何焯曰：光所遺也。故無異議。上迺下詔曰：「樓蘭王安矣。」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此傳及昭紀並作安歸西域。嘗為匈奴間候。遮漢使者。師古曰：歸傳作嘗歸。必有一誤。先謙案：通鑑考異從紀及本傳。嘗為匈奴間候。遮漢使者。師古曰：此間字亦去聲。注為匈奴之間當作為匈奴反間也。反字誤作之字耳。先謙曰：注為候何。上亦當更有候字。官本注亦當更有候字。官本注亦當更有候字。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晉灼曰：此安息大宛遠遣使獻漢而樓蘭王使人盜取所獻之物。殺漢使又殺諸國使者。甚逆天理。平樂監傳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曰直報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曰：曰直報怨。曰德報德。言怨於我者。則直道而報之。故詔引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而作以。不煩師眾。其封介子為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介子薨。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長為義陽侯。王莽敗。迺絕。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匈奴。師古曰：移中。廐名也。音移。解在昭紀。補注：宋祁曰：蘇林曰。移音移。如清曰：移。彌。唐棟。移也。移。園之中有馬廐也。釋文：唐棟。移。郭璞注。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迺還。漢嘉其勤勞。拜為光祿大夫。補注：周壽昌曰：蘇武傳。惠還。是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城傳相同者。幾三百言。匈奴發騎田車師。師古曰：車師。西域國名也。車師與匈奴為一。共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師古曰：脅。謂呂威迫之也。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呂救公主。昆彌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師古曰：祁連。將軍田廣。牙將軍田順。度遠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語在匈奴傳。呂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呂下五萬餘騎。師古曰：翎。即翕字也。翎侯。烏孫官號也。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師古曰：右音。鹿。蠡音黎。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晉灼曰：匈奴女號若言公。主也。師古曰：行音胡。浪反。名王騎將。呂下三萬九千人。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西域傳萬級。而匈奴傳作名王。犁汗都尉。千長。騎以下四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得馬牛驢羸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綬節。惠還。自曰當誅。師古曰：謂失印。殺及節。為辱命。時漢五將皆無功。天子曰：惠奉使克獲。遂封惠為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曰：便宜從事。師古曰：言至前所專。命而行也。風讀曰諷。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

王曰前殺漢使狀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

來吾置王師古曰置猶放補注宋祁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後代蘇武為典屬國明

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後將軍趙充國薨天子遂召惠為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宣

帝崩惠事元帝三歲薨補注周壽昌曰惠臨薨武帝在匈奴十九年歸四十五諡曰壯武侯

補注錢大昕曰傳國至曾孫建武中迺絕鄭吉會稽人也補注何焯曰謝承後漢書鄭宏會稽山陰人其曾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

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域都護案吉出自卒伍未必有官閭但為宏之從祖居在山陰

或可信也沈欽韓曰寰宇記都護門在會稽縣南二里即鄭吉遺宅樂史以為晉王謐傳

諡曰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為郎吉為人彊執習外國事師古曰彊力有執志者自張騫通西域

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補注齊召南曰黎字應作犁傳寫誤耳先謙曰至

宣帝時吉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曰西南道師

曰鄯善善補注齊召南曰案西域傳出西域有二道自鄯善西行至莎車為南道自車

師前王庭西行至疏勒為北道本西字應讀言護鄯善以西之南道也下北道亦然神

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揮欲降漢師古曰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

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

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曰西北道故號都護

師古曰並護南北二道故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迺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

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師古曰禮云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然夷蠻戎迎匈奴單于從兄

日逐王眾擊破車師兜訾城師古曰訾音子移反補注沈欽韓曰兜訾城在火州北四百十里功效茂著其

封吉為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遠諸國之中

日逐遂稱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師古曰班西域也始自張騫而成

於鄭吉語在西域傳吉薨諡曰繆侯子光嗣薨無子國除元始中錄功臣不曰罪絕者封

吉曾孫承為安遠侯

甘延壽字君况北地郁郅人也少曰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師古曰

石投人也拔距即下超踰羽林亭樓是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二

百步延壽有力能日投超踰也師古曰投石應劭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

人猶言拔爪之戲蓋拔距之遺法補注宋祁曰在文堅字疑作擊字疑作擊字疑作擊字疑

孫曰左思吳都賦祖禡投石之部劉逵云投石猶言投擲也師古曰投石猶言投擲也師古曰

也石擲也賈子連語篇提石之者猶未肯止是也其後師古曰投石猶言投擲也師古曰

距也故下文即云超踰亭樓史記王翦傳方投石超踰也師古曰投石猶言投擲也師古曰

超踰是也距亦超也師古曰投石猶言投擲也師古曰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

劉達謂拔距為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皆非是先謙曰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

官本注二百步作三百步應劭是作應說猶下言作有

試弁為期門師古曰弁手搏補注宋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

薦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鄯支單于封義成侯

薨諡曰壯侯傳國至曾孫王莽敗迺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兗州府滋陽縣漢瑕丘縣宋大觀四

年避先聖諱改曰瑕縣尋又改為滋陽明成化間易滋為噉

故城在縣西二十五里。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師古曰屬家貧句資無節。不為州里所稱也。賁音吐得。

反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補注錢大昭曰太官屬少府。主膳食。獻食丞百官表所無。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

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葬喪。師古曰葬。古奔字。司隸奏湯

無循行。補注宋祁曰。循疑作脩。勃選舉故不目實。坐削二百戶。補注先謙曰。官本戶字在削下。會薨。因賜諡曰繆侯。

師古曰。繆。繆舉人也。湯下獄論。後復呂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

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

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自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

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偁堅昆丁令。服虔曰。呼偁。小國名。在匈奴北。師古曰。偁。音起。厲反。令。與零同。補注齊召南曰。案呼偁。匈奴傳作烏偁。沈欽韓曰。魏志注。魏略曰。呼偁。得國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

東北。堅昆國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或以為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而此。丁令在烏孫中。明有北。丁令。西。丁令也。呼偁。即呼得。李德裕會昌一品集。賈耽。古今四夷述。兼二國而都

云。點。憂斯古。堅昆國。先謙曰。官本注無音字。引宋祁曰。偁字。下當添音字。兼二國而都

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

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曰。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

壹而足。師古曰。言制節之。不皆稱其所求。今郅支單于。鄉化未溘。師古曰。鄉。讀曰嚮。不雜

先謙曰。官本正文。作醇。據顏注。所見本亦作醇。此。淳字誤。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

狄。有羈靡不絕之義。補注先謙曰。官本靡作糜。是。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

還。示捐棄不畜。師古曰。畜。謂愛養也。補注先謙曰。捐。謂向化而從命也。棄。前恩立

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呂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疆

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築。師古曰。言郅支畏。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

于長嬰大罪。師古曰。嬰。猶帶也。補注宋祁曰。禽獸。字。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師古曰。沒一

使。呂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師古曰。上。呂示朝者。禹復爭。呂為吉往。必為國

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呂為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

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呂女妻郅支。郅支亦呂女子。康居王。康居甚尊

敬郅支。欲倚其威。呂齊諸國。師古曰。倚。音於。綺反。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歐

畜產。師古曰。歐。與驅同。下皆類此。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呂

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郅支嘗破殺。闐振攻。不為康居王禮。怒

殺康居王女。及責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師古曰。支。解。謂截其四支也。都賴。郅

康居國水名。而郅支來築城。其地故下文曰。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也。沈欽韓曰。通典。一

百九十三。康居國。王亦在蘇。蘇城。即都賴。聲同。案西域傳。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蘇王治

蘇。蘇城。隋書。西域傳。米國。都那。蜜水。西曹國。何國。都那。蜜水。南皆舊康。發民作城。日作五

居地。蓋那。蜜水。為彼土。大水。即都那。蜜水。先謙曰。官本注。截上有解字。發民作城。日作五

百人。二歲。迺已。又遣使責闐蘇。大宛。諸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

者。年常所獻遺之物。遺者。弋。季反。補注沈欽韓曰。後書西域傳。奄蔡。改名阿蘭。聊北。史。西

域。傳。粟特。國在葱嶺之西。故名。奄。蔡。一名。溫。那。沙。寔。字。記。十三。州。志。云。奄。蔡。粟。特。各。有。若

長。而。魏。收。以。為。一。國。謬。也。粟。特。溫。那。沙。皆。闐。蘇。聲。之。轉。胡。廣。所。言。誤。也。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引。宋。祁。曰。弋。季。字。上。當。有。音。字。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

康居。求谷吉等死。師古曰。死。尸也。補注先謙曰。死。屍。省。文。廣。川。王。傳。即。取。他。死。人。與。都。死。付。其。母。都。死。謂。都。屍。也。與。此。同。郅支困辱使者。不

前漢七十

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師古曰故為此言曰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

驕嫗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師古曰喜每音許吏反

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補注

先謙曰胡注武帝雖通西域匈奴猶役屬之今至宣帝時朝呼韓邪降日逐西域乃咸屬漢今到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

康居書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補注王念孫曰二國當為三國三國謂烏孫大宛北擊伊

列補注沈欽韓曰魏略伊列國在康居北震宇記康居與粟弋伊列鄰接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

國危矣服虔曰山離烏弋不在二十六國中云去中國二萬里師古曰謂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別於匈奴也補注錢大昭曰西域傳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

萬二千二百里此云山離烏弋疑傳寫倒置服虔以且其人剽悍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

反悍音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到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補注王念孫曰支

胡幹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到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補注王念孫曰支

作到支單于分離句所在絕遠上文曰支單于西奔康居康居在大宛之西北去

奴甚遠故曰到支單于分離所在絕遠也去國既遠又無金城強弩之守則攻之易克下

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隸書雜字或作離離字與離字同師古曰離字與離字同

雖上又脫去分字耳御覽職官部四十九不得其解而刪去雖字師古曰離字與離字同

絕遠師古曰離字與離字同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補注先謙曰蠻夷無強弩之守所謂胡者全兵也下文到

得漢巧則知久與漢戰亦非全無弓弩矣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眾兵師古曰歐帥之令隨從也補注先

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師古曰之往也保安也補注千載之功可一朝而

成也延壽亦曰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師古曰議官本無上也補注千載之功可一朝而

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師古曰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其言延壽猶與不聽師古曰與會

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

劍此延壽曰大眾已集會豎子欲沮眾邪師古曰沮止也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

白虎合騎之校張晏曰西域陳法之名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校則別為漢兵胡兵合四萬

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補注先謙曰胡注別分

併副校尉戊校尉己校尉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

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文穎曰闐音填補

書西域傳于闐國有玉河蓋即闐池又隋西域傳有抱阻國通典引韋節西書記云親問其

國人並自稱抱闐又案漢書陳湯征到支康居副王抱闐抄其後重此康居之種類然傳自

遠國夷語訛舛莫知根實案今書作抱闐又傳寫之訛西域傳康居小王五日與鞞

王當即抱闐記者互異不考耳周壽昌曰副王其王之副若匈奴中左右賢王也殺略大

昆彌千餘人歐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師古曰重謂輜重也音直用反湯縱胡兵擊之殺

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

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師古曰勿抄掠聞呼其貴人屠墨見之師古曰問諭呂威信與

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呂為導補

先謙曰通鑑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師古曰母之弟即謂舅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到支情明日引行未至

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旨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

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補注齊召南曰案都護不

稱將軍延壽湯自稱以羅



遠人耳下文見 將軍受事者同 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師古曰我為

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

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師古曰忽忘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師古曰罷讀曰

呂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補注何焯曰示弱以堅之使毋走下郅支所云明日前至郅

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師古曰傳讀曰敷敷布也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師古曰織讀

反數百人被甲乘城師古曰乘謂登之備守也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

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師古曰薄迫也

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墮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印射城中樓上人師古曰印樓上人

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

殺之補注宋祁曰出外下疑有人字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

自呂無所之師古曰之往也補注先謙曰可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

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引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

騎傳戰大內師古曰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內單于之內室也言且戰且行

入內而且戰且行耶師古曰耶觀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師古曰乘登也呼音火故反

下走入大內知顏注謀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師古曰乘登也呼音火故反

注中入木城穿中人也是以木城穿為句誤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

相應和師古曰康居兵來救者與乘城招呼者應和也夜數奔營不利輒卻師古曰輒去也平明四

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師古曰乘逐也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

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破創死軍候假丞杜勳補注先謙曰

行有各部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又都護有副校尉秩比師古曰秩比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一及

二千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杜勳本為軍候而假丞也師古曰假丞也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一及

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呂昇得者師古曰昇得者曰此云諸鹵獲以昇得者則湯無私焉下云湯素貪所

始丞相御史誣枉之凡斬閼氏太子名王呂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

千餘人賦子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於是延壽湯上疏

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師古曰混同也昔有唐虞今有疆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

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呂為疆漢不能臣也師古曰謂漢為不能使郅支臣服也郅支單于

慘毒行於民大惡通于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補

周壽昌曰精即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呂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問晉灼曰黃圖在長

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繁音蒲何反呂為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

莫不聞知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應劭曰禽獸之骨曰骼大也鳥鼠之骨曰胔

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補注齊召南曰案此樂昌侯王商以

弟成都侯呂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師古曰夾谷地名即祝其也定十年公

前漢七十

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歷階而上曰匹夫侮諸侯者罪應

誅於是斬侏儒首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施者優人之名夾音頰

縣十日。迺理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曰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

惡其矯制。皆不與湯。師古曰與猶許補注先

不依軍法。補注先謙曰胡注不

法者以外國財物關入邊關也。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

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師古曰師入曰振

反逆收繫按驗。補注先謙曰胡注當勞來而

是為郵支報讐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

呂過軍。補注先謙曰百官

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微幸。生事於蠻夷。師古曰若如也補

也是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師古曰議久不決故宗正

劉向上疏曰。補注先謙曰胡注帝初即位向

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師古曰閔病也

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檻城郭之兵。師古曰檻總持

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師古曰馳義慕義

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雷

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嘽嘽焯焯也焯焯盛也言車徒

畏威而來也。嘽音他丹反焯音他回反補注先謙曰官

也嘉善也醜類也言王者出征克勝斬首多獲非類故

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

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

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鎬地名非

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師古曰捐棄其軀命言無

也。非所曰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師古曰謂伐楚責苞茅

罪。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

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

行事。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也補注劉效曰諱行事非辭也諱以上為句行事者言已行

事是也。劉疑其不辭。欲以行事屬下。句淺陋可笑。王念孫曰。行事二字乃總目下文之詞。劉

屬下讀是也。行者往也。觀秦風無衣往事。即下文所稱李廣利常惠鄭吉三人之事。漢紀改

行事為總目下文之詞。明矣。若以行事上屬。為句則大為不詞。事屬上讀。則十載。其文亦以

也。引史記。往事又引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行事即往事。謂春秋二百四十

年之事也。史記自序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本書藝文志仲

尼與左邱明觀魯史記。據行事。劉向傳云。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司馬遷傳考





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眾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師古曰。規畫也。自古為疆界也。可徙初陵。呂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呂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補注。先謙曰。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師古曰。詭責也。後卒不就。師古曰。亦成也。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亦成也。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容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呂鉅萬數。至難脂火夜作。師古曰。難。音讀。也。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師古曰。賈。音讀。也。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臧空虛。師古曰。罷。音讀。也。疲下至眾庶。熬熬苦之。師古曰。熬。音讀。也。故陵因天性。補注。王文彬曰。天性。生也。據真土。處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師古曰。緒。音讀。也。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迺下詔罷昌陵。語在成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師古曰。徙。音讀。也。奏未下。人呂問湯。第宅不得徹。毋復發徙。師古曰。問。其不被發。徹。更移徙。邪。補注。朱。發徙之也。時成都侯商。新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聞此語。白湯惑眾。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為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死。犯不封。補注。錢大昭曰。犯。南監本。問。獨是。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苦。此。云。明。君。則。明。君。者。字。也。宜。封。竟。為。新。都。侯。補注。沈。欽。韓。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為。水。衡。都。尉。死。子。伋。為。侍。中。師古曰。伋。音讀。也。參妻欲為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許為求

比上奏。師古曰。比。音讀。也。弘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呂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師古曰。訊。音讀。也。昌邑。即訊。謂即時定讞也。無有司就所居考問之理。願說非王文彬曰。即訊。來就鞠訊也。先謙曰。二說並通。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為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呂問湯。湯曰。是所謂玄門開。補注。沈。欽。韓。曰。范。望。太。元。沈。首。注。土。為。中。宮。下。為。玄。龍。已。墊。而。出。是。則。玄。門。開。也。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呂非時出也。又言當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眾不道。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議。呂為不道無正法。音灼曰。增。壽。姓。趙。也。呂所犯劇易為罪。師古曰。易。音。弋。政。反。補注。周。壽。昌。曰。此。為。罪。輕。重。也。臣下丞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如。道。曰。如。今。讞。罪。輕。重。補。注。師。古。曰。此。注。先。謙。曰。官。本。丞。作。承。是。無。比。者。先。呂。問。謂。相。比。附。也。所呂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呂意相謂且復發徙。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為變。不可謂惑眾。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也。湯前有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為庶人。徙邊。又曰。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妄為巧詐。多賦斂。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師古曰。卒。徒。蒙。辜。死。者。連。屬。屬。音。之。欲。反。毒流眾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敦煌。久之。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冤訟湯曰。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師古曰。仍。煩。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師古曰。謂。改。年。為。竟。寧。也。不。呂。此。事。蓋。當。其。年。上。書。者。附。著。耳。補注。先。謙。曰。胡。注。案。元。紀。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服。其。辜。呼。韓。邪。單。于。修。朝。保。塞。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

改元為竟寧則改元 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  
責問丞相趣立其功讀曰促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已  
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  
不深惟本末之難呂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被  
冤拘囚不能自明卒呂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  
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曰揚漢國之盛補注王念孫  
威字之誤也上文云揚威昆山之西又云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皆其證今本威作盛則  
非其旨矣漢紀正作揚漢國之威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作陳郅支之誅夷以揚漢國之威  
校文雖小異而字亦作威夫援人之功曰懼敵棄人之身曰快讓師古曰援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  
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師古曰畜讀曰又無武帝薦延如清曰薦延使  
之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師古曰梟謂斬其首而懸之也後謂敵之魁率郅支是也  
與薦延通為一句則與上文相配而下言獨有一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  
陳湯耳自不妨梟善關故云梟後猶言梟將也 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  
封表其墓呂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補注王先慎曰湯  
鞭逐斥遠近而誤使逃亡分竄死無處所師古曰分謂散離也遠覽之士莫不計度師古曰度音  
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已為國家尤  
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莽為安漢公秉政既內德湯舊恩又欲調皇

太后呂討郅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呂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侯丞杜勳不賞迺益封延壽  
孫遷千六百戶追諡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為破胡侯勳為討狄侯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地理志上邽縣屬隴西不屬天水即趙充  
外戚上官皇后傳竟寧中呂杜陵令五府舉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補注沈欽韓曰  
相匡衡御史大夫李延壽車騎將軍王商西域敬其威信二歲更盡還如清曰邊吏三歲一更下言  
軍許嘉大將軍王鳳右將軍王商西域敬其威信二歲更盡還終更皆是也師古曰更工衡  
並同 拜為沛郡太守呂單于當朝徙為雁門太守數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  
陽朔中復為都護會宗為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閱其老復遠出子書戒曰  
足下呂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師古曰柔安也柔遠言能安甚休甚休師古曰若子  
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總領百蠻懷柔殊俗休美也若子  
師古曰言子思慮深長當不待已曉告也補注劉敞曰此言總  
領百蠻懷柔殊俗是子之所長愚無以相喻也劉奉世說同 雖然朋友呂言贈行敢不略  
意贈也略意略陳本意也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傅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  
曰循舊貫毋求奇功師古曰終更亟還亦足呂復雁門之跡應劭曰跡雙也會宗從沛郡下  
也師古曰亟急也復猶補也亟音居力反騎音居宜  
反補注劉敞曰由沛徙雁門非騎也謂免官為騎耳 萬里之外呂身為本願詳思愚言會宗  
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為會宗所立德之師古曰懷會欲往謁諸胡侯止不  
聽遂至龜茲謁城郭甚親附師古曰謂康居太子保蘇匿率眾萬餘人欲降會宗奏狀漢遣  
衛司馬逢迎師古曰迎之於道隨所會宗發戊己校尉兵隨司馬受降司馬畏其眾欲令降

者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眾亡去會宗更盡還呂擅發戊己校尉之兵乏興有詔贖論拜為金城太守呂病免歲餘小昆彌為國民所殺諸胡侯大亂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師古曰輯與集同補注先立小昆彌兄末振將也昆彌之兄不可別舉姓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烏孫傳以末振將為安日弟此傳作兄誤周壽昌云案此下云小昆彌彌烏摩者未振將兄子也烏摩摩為安日之子則此兄字乃轉寫之譌非傳誤也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補注錢大昕曰案西域傳大昆彌胡振將復使段會宗斬其太子番王會宗以難殺未振將難不指為漢合元延中復遣會宗於討賊奏以為堅守都尉是末振將實難所殺傳以為病死者誤也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王師古曰番音步安反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王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樓補注沈欽韓曰鄭氏音婁為贏是猶能名其處師古安改非也選精兵三十弩李奇曰三十徑至昆彌所在召番王責呂未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王即手劍擊殺番王官屬呂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摩摩者未振將兄子也補注錢大昕曰西域傳近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懸橐街烏孫所知也昆彌呂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師古曰飲音於禁反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呂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呂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呂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王師古曰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時小昆彌季父卑愛師古曰董仲舒曰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會宗病死烏孫中七年十五矣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焉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于地節鄭吉建都護之號補注王先慎曰據宣紀吉迎會二年吉傳亦云神爵中非地節西域傳作神爵二年三當為二此與百官表作地節並誤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呂勇略選然其有功臣者具此廉褒呂恩信稱郭舜呂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補注齊召南曰案廉褒孫建事見烏武人官至右將軍建字子夏官至左將軍元始中封成武侯周壽昌曰西域傳兩昆彌皆弱卑爰竟侵陵都護孫建襲殺之建之功僅此一見後事詳王莽傳其餘無稱焉陳湯儻不自收斂師古曰儻無行檢也莽音蕩卒用困窮議者閔之故備列云漢書七十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漢書七十一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師古曰雋音字亮反又辭亮反補注宋祁曰昭紀中師古亦兩音景本只音祖亮反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曰禮補注宋祁曰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補注齊召南曰直指使者至太始三年為御史大夫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師古曰督謂察視之東至海呂軍興誅不從命者師古曰有所追捕及行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劍應劭曰櫛具木標首之劍櫛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劍首曰玉其狀似此師古曰晉說是也櫛音高標音匹遙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如下佩環玦師古曰環有似字標作標引宋祁曰注文浙本有似字疑其意重復當刪去似字佩環玦師古曰環即玉珮之缺也帶環而又著玉衰衣博帶師古曰衰大稱也言著衰大之衣廣博之盛服至佩也禮記曰孔子佩象環也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補注沈欽韓曰初學記二十二而冠帶劍庶人無事不得帶劍師古曰上謂所曰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補注先

而冠帶劍庶人無事不得帶劍師古曰上謂所曰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補注先

而冠帶劍庶人無事不得帶劍師古曰上謂所曰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補注先

而冠帶劍庶人無事不得帶劍師古曰上謂所曰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補注先

而冠帶劍庶人無事不得帶劍師古曰上謂所曰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補注先

而冠帶劍庶人無事不得帶劍師古曰上謂所曰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補注先

而冠帶劍庶人無事不得帶劍師古曰上謂所曰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補注先

而冠帶劍庶人無事不得帶劍師古曰上謂所曰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補注先

而冠帶劍庶人無事不得帶劍師古曰上謂所曰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補注先

文穎曰躡音纏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躡

音山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

補注周壽昌曰據地以手不據古人席地而坐不疑因進

爾反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

師古曰瀕音也公勝之子也舊久也瀕

本浙本作凡為吏太剛則折

補注沈欽韓曰說苑敬慎篇桓公曰金剛則折

禮意問當世所施行

補注宋祁曰意南本作適

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

師古曰選州郡吏之最者乃得為從事

側聽不疑

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

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

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傑謀反

補注先謙曰與燕王旦及中山靖王勝孫長結謀

欲先殺青州

刺史不疑發覺收捕

補注先謙曰因苗川靖

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

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

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今云慮因本錄聲之去

下更反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

起反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平反理正也

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

補注先謙曰

諫案宋所見本蓋無故云然

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

旄

師古曰旄旌旗之屬畫龜蛇曰旄

衣黃襜褕著黃冒

師古曰襜褕直裾褌衣音昌瞻反褕音諭冒所

自謂衛太子

師古曰公車

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

師古曰雜識

其是非也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自備非常

衛尉王莽為右將軍丞

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

補注王念孫曰治要引此同案立字於義無取立當為

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

師古曰蒯瞶衛靈公太

罪於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而晉趙鞅納蒯瞶於戚欲求入衛魯哀公三年春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曰距蒯瞶

也輒之義可曰立乎曰可奈何不曰父命辭王父命也

補注

宋祁曰注文奈何字上浙本有其字先謙曰官本輒作輒

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

補注

先謙曰胡

注即就也

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

經術明於大誼

補注先謙曰似未了疑有奪文通鑑作當用有經

術繇明於大誼者漢紀作當用經術士方明於大義

繇是名聲重於朝廷

師古

曰繇讀

與由同

在位者皆自不及也大將軍光欲呂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呂病免終於

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

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

師古曰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人他皆類此

補注錢大昭曰故昭

姓成名方遂居湖

師古曰湖縣名

呂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

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呂富貴

師古曰幾

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

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

師古曰故昭紀謂之張延

年

補注王念孫曰案一下

本有云字上言姓成名方遂此言一云姓張名延年所謂傳聞

異辭也脫去云字則文義不明漢紀正作一云姓張名延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

補注先謙曰今兗州府嶧縣東五十里于欽齊乘二疏宅在嶧

州東四十里羅滕城墓亦在焉城周五六里土人指以為宅

前漢七十一



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曰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師古曰。敏謂所見捷利。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謹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頃之。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師古曰。伯謙案。伯蓋其字。非謂尊之也。先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曰。廣太子德於天下也。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獨上善其言。親外家。示天下。曰。淺陋。曰。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師古曰。繇讀曰由。同。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補注。周壽昌曰。漢時。從父從子稱父子。朝廷曰。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廣引今仕宦至二千石。補注。先謙曰。官本宜作官。引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曰。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師古曰。移病。即移書言病也。一曰。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曰。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百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

路觀者。皆曰賢哉。一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設之也。共讀曰。供其他類。此補注。宋。補注。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曰。共。日。日。字。下。疑。更。有。日。字。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曰。共。具。師。古。曰。幾。所。猶。言。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幾。許。也。趣。讀。曰。促。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師古曰。幾。今日飲食廢且盡。補注。先謙曰。官。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宜令。自從丈人所。出無泄吾言也。師古曰。丈人。莊嚴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補注。周壽昌曰。案。易。師。貞。丈。人。吉。注。嚴。莊。之。稱。也。即。師。古。說。所。本。先。謙。曰。官。本。注。吾。作。我。莊。嚴。作。嚴。莊。老。人。即。曰。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師。古。曰。閒。暇。字。也。廣。曰。我。豈。老。諄。不。念。子。孫。哉。師。古。曰。諄。感。自。有。舊。田。廬。師。古。曰。願。思。念。也。令。子。孫。勤。力。其。中。足。曰。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曰。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人。之。怨。也。補注。沈欽韓曰。韓。者。則。貧。者。惡。之。先。謙。曰。官。本。無。人。字。吾。既。亡。曰。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補注。宋。祁。曰。南。字。引。宋。祁。曰。眾。字。下。疑。有。人。字。有。其。字。王。念。孫。曰。通。鑑。漢。紀。十。七。無。其。字。案。南。本。浙。本。是。也。益。其。過。生。其。怨。本。浙。本。生。字。下。兩。其。字。皆。指。子。孫。言。之。少。一。其。字。則。語。意。不。完。漢。史。孝。宣。紀。正。作。生。其。怨。又。此。金。者。聖。主。所。曰。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曰。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師。古。曰。說。悅。讀。曰。皆。曰。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師古曰。郯音談。補注。先謙曰。今沂州府郯城縣西南三十里。其父于公。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師古曰。羅。羅也。遭也。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補注。周壽昌曰。後世立生祠始此。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補注。宋。本。浙。本。作。事。養。我。勤。苦。又。一。本。作。養。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案。丁。壯。柰。何。師。古。曰。案。古。累。字。也。音。力。瑞。反。補。注。周。壽。昌。曰。女。亦。以。丁。口。算。故。云。

少婦為其後姑自經死師古曰不欲累婦故自殺補注宋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

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師古曰府郡之曹于公曰為此婦養姑十餘年

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

守彊斷之咎黨在是乎師古曰黨音他謂反補注宋昭曰黨古儻字伍被言黨可以徵幸揚雄傳此非人力之所能黨鬼

皆作黨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補注先謙曰官因表其墓天立大雨補注沈欽韓曰搜

神可也孝婦之冤而天大雨長老相傳云孝婦名周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幡立誓於眾

曰青若有罪而殺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黃綠幡竹而上極標又

而下歲孰郡中曰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于父父死後定國亦為獄史郡決曹補廷尉

史曰選與御史中丞從事補注宋與讀曰預而師古無注則所見本當作為治反者獄曰材高

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補注

曰宣帝即位師古曰大將軍光領尚書事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為光祿大夫

與由同師古曰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為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

面備弟子禮補注何焯曰黃霸于定國皆晚嚮經術故起獄吏致幸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

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師古曰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聲焉補注錢大昭曰聲當

官本先謙曰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

下無冤民師古曰于定國為廷尉民自己不冤師古曰言知其寬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

如清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清此說非也下敘定國子承其

也補注劉攽曰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然則酒自可云食也然此下則云飲酒益精明共說

一事耳兩字不同疑當作飲為真王念孫曰劉說也是也上下文皆作飲酒如本上飲字偶誤

為食遂以食酒為喜酒顏又以為費盡其酒皆非也北堂書鈔酒食部入藝文類聚補注

食物部白帖十五四十六御覽刑罰部五飲食部一引此並作飲酒至數石漢紀同補注

治識飲酒益精明師古曰識平議也音魚列反補注何焯曰冬月請為廷尉十八歲補注

定國以地節元年為廷尉至甘露三年遷御史大夫公卿表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為

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曰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時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

國並位八年論議無所拂師古曰言不相違戾也拂音佛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處駁議師古曰言與定

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師古曰言事者可定國所言補注先謙曰上可定國所議與言

然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師古曰言事者謂上書陳事也上於是數

曰朝曰引見丞相御史師古曰五日一聽入受詔條責曰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師古

發不得恐負其殿故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擊亡家師古曰亟急也

不敢復告曰故寢廣師古曰寢漸也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補注宋

孫曰案二千石選舉不實是已師古曰謂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

租曰故重困師古曰趣讀曰關東流民飢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救賜

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師古曰贍足也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已塞此咎師古曰悉意條狀陳朕

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師古曰呂遺飢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

增之也何已錯繆至是師古曰錯互也繆違也謂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

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已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已誠對師古曰言能防救已不

日不字斷毋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師古

何與否同師古曰言能防救已不息謂萬方之事大錄于君師古曰大錄總錄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今所傳王肅注

自休息故詔書用之沈欽韓云論衡正說篇尚書說曰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任大

總錄二公之事師古曰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任大錄錄之錄能毋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師古曰言民寡禮誼陰陽不

調災咎之發不為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已記補注周壽昌曰推類已記皆緯不敢專也

況於非聖者乎師古曰非聖日夜惟思所已未能盡明師古曰所已所由經曰萬方有罪

罪在朕躬師古曰此論語堯曰篇載殷湯伐桀告天之辭補注沈欽韓曰稱經者古文尚

書也孔安國堯曰注此桀桀告天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案周語內史過曰

其在湯誓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章注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

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然則西京時真古文應有之孔安國親傳古文何用引墨子故近

人疑論語孔注師古曰君雖任職何必顯焉師古曰顯與專同其勉察郡國守相郡牧非其人者

亦非真本也師古曰君雖任職何必顯焉師古曰顯與專同其勉察郡國守相郡牧非其人者

母令入賊民補注先謙曰上言郡國下不承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慎疾師古曰定國遂

稱篤固辭上迺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數歲七十餘薨諡曰安侯子永嗣少時

嗜酒多過失師古曰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已父任為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國死

居喪如禮孝行聞補注先謙曰南本由是已列侯為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

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賢有行永已選尚焉上方欲相之會永薨子恬嗣恬不肖

薄於行補注先謙曰恩澤表恬嗣始定國父子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師古曰閭

公謂曰少高大閭門補注先謙曰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

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唐書宰相世系表薛公獻策滅黠

德生廣已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補注先謙曰列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

數與論議器之師古曰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師古曰經明行修為博士論石渠張晏

名也遷諫大夫代貢禹為長信少府御史大夫補注錢大昭曰廣德為人溫雅有醞藉服

昭曰寬博有餘也師古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醞音於問反藉才夜反補注錢大

也溫藉者含蓄有餘之意或作醞藉又作溫藉不必分醞為醞醞藉為薦藉也小雅小宛

鄭注皆為溫藉重禮也含蓄謂之溫藉故和柔亦謂之溫藉內則柔色以溫之鄭注溫藉

也轉之則師古曰及為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畱射獵補注先謙

光元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師古曰撞

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師古曰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

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師古曰長安城南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

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已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

不曰理終不得立廟也一日曰見死傷犯於齊絮不得入廟祠也補注劉放曰一說是也時上方入廟陽夏公曰以杜牧論諫書考之當作陛下不廟矣若本有得入二字小顏不應費辭如此先謙上不說師古曰說先歐光祿大夫張猛進曰師古曰先歐導乘輿也歐曰官本注理作禮讀曰悅

先謙曰猛事 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曰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乃從橋後月餘呂歲惡民流師古曰歲惡也補注先謙曰言當如猛之得體

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曰為榮縣其安車傳子孫師古曰縣其所賜也故韋孟云薛廣德自縣其安車也敬敬文沈欽韓曰白虎通致仕篇縣車示不用也先謙曰官本注

平當字子思祖父曰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師古曰下邑梁國之縣也當少為大行治禮丞補注先謙曰續志大行令有丞一人治禮郎四十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為順陽長梅邑令師古曰曰明經七人據此丞亦以治禮名也

為博士補注周壽昌曰當治尚書學於太子太傅林尊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言得失師古曰傳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帝時韋玄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治天下者三十年然後仁

二百餘年孜孜不忘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師古曰與讀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既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

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師古曰言嚴謂尊嚴補注先謙曰言字疑衍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曰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

稷而曰配天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宜為周之始祖乃此聖人之德亡已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曰

廣盛德孝之至也補注何焯曰此臨川新安廟議所本然後稷始封之君有粒民之功太王文王之聖周公亦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曰承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言能不敢以配天也長年享國補注齊召南曰案此文西京所行僞泰誓辭也郊祀志亦引此文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承年不天之律然則傳於無窮四字當所自撰以結引書之意也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補注先謙曰事在頃之使行流民幽州師古曰行舉奏刺史二千石勞俸有意者

千石勞俸有意者師古曰勞俸謂勸勉也勞者恤其勤勞也俸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已救民急師古曰恣民資鹽官不專也補注何焯曰弛鹽禁亦救荒一法不假轉饋賑濟之勞勃海亦謂之鹽池今人獨以稱解鹽沈欽韓曰清水注清河又東逕漂榆邑故城南魏

刺史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復徵入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案遷長信少府大鴻臚光祿勳師古曰案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淳于長白言昌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曰為作治連年

可遂就師古曰就亦成也上既罷昌陵。呂長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曰為長雖有善言。不

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守。師古曰前議謂罷昌陵後上遂封長。當曰經明禹貢使行河

師古曰尚書禹貢載禹治水次第山川高下當明此經故使行河也。行音下更反。為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即位。徵當為光祿大夫。諸

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曰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如

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李奇曰。一曰冬月非封侯時。故

且先賜爵關內侯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如注。未有也。字李注無一字。當

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

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曰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於眾。呂

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

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如酒曰律稻米一斗得

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

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為上中下耳。非必繫之米。補注。沈欽韓曰。如注引漢律。自是實

事。師古駁之。非也。造酒法詳齊民要術。稻梁稌黍粟各有釀法。其厚薄之齊。即為上中下尊之差。君其勉致醫藥。自持後月餘卒。子晏。曰

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師古曰韋謂韋賢也。補注。齊召南曰

然。絳侯條侯輔佐文帝。非父子宰相。邪。周壽昌曰。晏為大司徒。在平帝末。年莽始建國。元年晏為就德侯。已不用漢之防鄉封矣。後事詳莽傳。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師古曰夏音假治易。事張禹。舉為博士。遷東平太守。補注。宋祁曰。太傅

誤據史館。禹曰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為右扶風。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遷廷

尉。呂王國人。出為太原太守。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得在京。師古曰。周壽昌曰。李注在當作仕。數年復入為大司農。光祿勳

右將軍。哀帝即位。徙為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迺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

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

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呂關內侯

歸家。宣罷數歲。諫大夫鮑宣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鮑宣復上言。迺召宣為光祿

大夫。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言。上上字屬下讀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補注。周壽昌曰。成紀。綏和元年夏四月

平二年罷大司空。復御史大夫。元壽二年正月。三公官分職。御史大夫宣為大司空。封列侯。哀紀建

官表云。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是也。大司空。即御史大夫。更名此云。轉為大司空。似未合。封長

平侯。會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

亂美實。師古曰。美實謂鼎中之實也。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餗。公餗。餗。食也。故宣引曰。為言覆音芳日反臣資性淺薄。年齒老耄。師古曰。與耄

同。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埃寘溝壑。師古曰。埃。古侯

作寘。葬白太后。策宣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耄。昏亂。非所曰輔國家。緩海內也。

使光祿勳豐。冊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

數年。薨。諡曰頃侯。傳子至孫。王莽敗。迺絕。

贊曰。雋不疑學曰。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業。師古曰。案

音力。亦其次也。于定國父子。哀鯁哲獄。為任職臣。應劭曰。哲。智也。鄭氏曰。當言折獄。師古曰。瑞反。詩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則鯁字也。然則古文鯁。矜音字。蓋通用。班氏特用古字。此

乃哀矜折獄。爾如顏說。則哀鯁。哲獄。皆不成辭。于丞相傳。又云。務在哀鯁。實此。亦後人不曉

矜字。安增之。爾凡決疑平法。豈獨鯁寡。乃哀之哉。甫刑之言。鯁寡。洪範之言。贊獨。意義自不

同也。吳仁傑曰。書大傳引孔子曰。聽獄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書曰。哀矜哲獄。又曰。古之聽

前漢七十一

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及贊文皆出於此然哀繆哲微刊誤讀為哀矜固合於大傳孔子之言至所謂務在哀繆寡以大傳哀孤獨矜寡等語推之疑班氏本文如此非後人所增也蓋大傳前後文自設兩意孟堅因之耳繆矜古字雖通而鴻鴈之詩辭廣德保縣車之榮平曰爰及矜人哀此繆寡鄭箋謂矜人為可憐之人則矜繆又自各義辭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遼遁有恥彭宣見險而止師古曰遼與巡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在有恥下與上有讀字異乎苟患失之者矣師古曰論位而為傾邪也贊言當宣二人立探有異於此矣補注何焯曰贊并廣德言之讀序傳可見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漢書七十二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師古曰九鼎即夏禹所鑄者也遷謂從紂都遷之以來春秋左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伯夷叔齊薄之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死不葬而用干戈為不孝以武王不用去而餓死為疑又載謝景平之言曰二子之事凡孔孟所不言無取也其初益出於莊周空無事實後司馬遷作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二人而空言成實竊謂山谷以諫武王之杜征南謂義士伯夷之屬是也餓於首陽謂不食其祿非不食周粟也莊書所言亦見呂氏春秋故史公采以為傳孟堅之書顏用史記語實之亦非本指餓于首陽不食其祿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阪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慎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惑而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當隴西者近為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于作死周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曰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師古曰事見論語而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師古曰懦柔弱也音乃喚反又音儒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行乎二字引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師古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知此蓋隱居之人匿迹遠害不自標顯秘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

於後代皇朝諸儒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竟為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隱說今並存略一無取焉補注宋祁曰季字下當有公字用不成字當作角齊召南曰田汝成云四皓名字當讀為綺里季夏而後人誤讀為夏黃公亦猶樂正裘牧仲之誤耳召南案杜甫詩黃綺綺終辭漢以黃綺並稱即知唐人讀本不誤又案用里用字宋史儒林傳崔嵬為直講太宗願謂曰李覺嘗奏朕云四皓中一先生姓或言用字加撇或云加點爾知否嵬字對曰臣聞刀用為角撇兩點為角點用上撇一點俱不成字據嵬字此論則俗本作角字者亦非也宋云用不成字當作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師古曰俗本又誤用角蓋緣不知崔嵬之論耳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師古曰商雒深山也曰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東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呂為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補注先謙曰谷口馮翊縣蜀有嚴君平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為僕君平名尊則君平子真皆其字也補注沈欽韓曰高士傳蜀有富人羅冲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為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下為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冲大慚君平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曰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訕而終補注先謙曰遂猶竟也下同君平卜筮於成都市曰為卜筮者賤業而可曰惠眾人

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曰善補注何焯曰易不可占險斯正理也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師古曰裁也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師古曰肆者市也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師古曰嚴周即莊周補注沈欽韓曰君平作老子指歸先謙曰官本作十萬餘言楊雄少時從遊學曰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補注先謙曰呂與已同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

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謂也。疆心曰。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曰。為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曰。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師古曰。以名沒。蓋執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孟康曰。蓋何不也。言何不。因名之。名卿庶幾。可不朽。楊子以為不然。唯自德者。可以有名。師古曰。或以事有權力之。卿用自表顯。則其名可庶幾。而立楊雄以為自蓄其德。則有名也。補注。蘇與曰。案荀子正名篇云。無執列之位。而可以養名。楊注。執列。班列也。此執字與彼同。義言何。不取富貴。班列名卿之位。則名可庶幾也。法言。李注。訓。執。為親義。亦未當。下言二人。以隱獲名。而云。豈其等。以未嘗仕。而樹風聲。是此以仕。隱對舉。尤其明證。顏注。未。賡。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師古曰。謂當。惡。成其名。何也。惡音烏。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絮。其清矣乎。蜀嚴湛冥。孟康曰。蜀郡嚴君平。湛深玄。不作苟見。不治苟得。師古曰。不為苟顯之業。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曰。加諸。師古曰。隨。隨。侯。珠也。舉茲呂旃。不亦寶乎。師古曰。旃。亦之也。言舉此人而用之。不亦國之寶乎。自此以上。皆楊也。以此為論者。未讀序傳。耳。體與後。牽連。許方。郭蔣諸人。例同。蘇與曰。自或問。至豈其卿。見法言。問神篇。楚兩龔。以下。見問明篇。先謙曰。官本注。以作已。引宋。祁曰。注文。已字。疑作以。

自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曰。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曰。禮讓進退云。

王吉。字子陽。琅邪阜人也。師古曰。琅邪。今山東。王吉。琅邪王氏之祖。唐書。宰相世系表。秦將王都。郡南仁里。先謙曰。阜。在。今。少時。學明經。本時作。好是。曰。官。呂郡吏。舉孝廉。為郎。補若盧右萊州府。即墨縣。東北五十里。

承。漢舊儀。以。為。主。治。庫。兵。者。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遊。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揚。兮。顧。瞻。周。道。中。心。愆。兮。師。古。曰。槍。國。匪。風。之。篇。發。發。飄。風。貌。揚。揚。疾。驅。貌。愆。古。但。字。傷。也。言。見。此。觀。有。但。字。先。謙。曰。毛。詩。揚。揚。則。顧。念。哀。傷。思。周。道。也。揚。音。正。列。反。補。注。宋。祁。曰。注。文。但。字。下。疑。但。據。儒。林。傳。吉。學。韓。詩。故。與。毛。異。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揚。揚。者。是。非。古。之。也。師。古。曰。今。之。發。發。然。者。非。古。有。道。之。風。也。今。之。揚。揚。然。者。非。古。有。道。之。車。也。故。傷。之。補。之。也。注。劉。放。曰。案。文。及。注。當。云。發。發。者。是。非。古。之。風。也。揚。揚。者。是。非。古。之。車。也。想。愆。者。蓋。傷。文。取。新。古。益。多。如。此。不。為。誤。今。者。大。王。幸。方。與。師。古。曰。縣。名。也。音。房。預。補。注。宋。祁。曰。注。文。音。昌。邑。王。國。方。與。縣。屬。焉。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曰。為。民。不。可。數。變。也。注。宋。祁。曰。一。本。無。也。字。昔。召。公。述。職。爽。自。岐。以。西。邵。公。主。之。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師。古。曰。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虛。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師。古。南。之。詩。也。其。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茆。蔽。芾。小。樹。貌。也。甘。棠。杜。也。芆。舍。也。蔽。音。必。二。反。第。音。方。味。反。芆。音。步。未。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第。字。同。杜。下。有。梨。字。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擗。銜。先。謙。曰。式。與。馮。同。銜。馮。音。勒。也。胡。注。馮。音。讀。曰。馮。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師。古。曰。叱。亦。叱。字。也。音。竹。駕。反。手。苦。於。筆。墨。師。古。曰。筆。墨。音。止。紫。反。身。勞。虛。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師。古。曰。冒。犯。也。音。莫。克。反。補。注。宋。祁。曰。官。本。紫。作。紫。反。身。勞。虛。車。輿。朝。則。冒。霧。露。疾。風。則。偃。靡。也。薄。迫。也。數。曰。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師。古。曰。奕。柔。非。所。曰。全。壽。命。之。宗。也。注。何。焯。曰。宗。尊。也。補。又。非。所。曰。進。仁。義。之。隆。也。師。古。曰。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廣。旃。與。氈。同。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天。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

前漢七十二

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

旃與氈同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天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

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

旃與氈同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天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

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

旃與氈同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天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

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

旃與氈同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天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

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

旃與氈同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天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

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

旃與氈同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天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

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

旃與氈同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天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

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

旃與氈同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天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

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

旃與氈同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天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

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

旃與氈同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天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

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

旃與氈同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天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

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

旃與氈同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天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

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

旃與氈同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天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

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

旃與氈同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天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

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師古曰訢其樂豈徒銜檄之間哉。古

曰銜馬銜也。檄車鉤心也。張揖以休則俛仰詘信。曰利形也。信讀曰伸。進退步趨曰實下。如

檄為馬之長銜非也。檄音其月反。曰今人不行則刻。吸新吐故曰練臧。專意積精曰適神。師古曰臧五臧也。練其氣也。適和也。於呂養生豈不

已下虛弱不實。長哉。大王誠爾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伯喬及赤松子也。美聲廣譽。登而

上聞。補注宋祁曰。則福祿其轉而社稷安矣。師古曰。轉與孫同。臻至也。補注。皇帝仁聖。至今

思慕未怠。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於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呂

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疏廣與兄子受稱。父子見廣傳於位則臣也。

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嫌介有不具者。於呂上聞。非譽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

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補注宋祁曰。情疑作

敬也。先謙曰。通鑑與此同。造行謂中慰甚忠。官本作尉。是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

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師古曰。從音子。用反。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

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師古曰。已。今大王

呂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與舉眾事。補注宋祁曰。南本浙

作言。王念孫曰。發謂發言也。上文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下文云。南面之君何言。或改發為言

所發。即指發號施令而言。師古以為與舉眾事非也。別本或加毋有所言。一句。或改發為言

皆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

何言哉。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

未嘗有過。先帝弃羣臣。屬呂天下。寄幼孤焉。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大將軍抱持幼君。襁緥之中。謙曰。官

本。祿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呂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呂奉宗廟者

攀援而立大王。師古曰。援引也。音發。其仁厚豈有量哉。師古曰。言其深多。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

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雷意嘗呂為念。補注先謙曰。官本嘗作常。是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呂行淫

亂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師古曰。道

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呂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為城旦。起家復為益州刺史。病去

官。復徵為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

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

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師古曰。言

如此。雖於百姓為至恩。然未盡政務之本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師古曰。言有時遇之不常也。補注沈欽韓曰。文子

謙曰。官本注作不常。值引宋。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

於三代之隆者也。師古曰。三。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

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呂言治。左右不正。難呂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

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

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呂正身也。所使所呂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曰。寧。師古曰。大雅



注先謙曰官本 此其本也春秋所曰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師古曰解在今俗

吏所曰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曰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

師古曰繇 呂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請自在補注王念孫曰張晏注翟方進傳曰一切權時

不師古而自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師古曰言其是呂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

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師古曰萌生言其爭質樸日銷官本銷作消恩愛寢薄

漸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

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歐一世

之民濟之仁壽之域師古曰以仁撫下則羣生安逸而壽考補注先謙曰官本濟作

何曰不若成康壽何曰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殷王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

師古曰趨讀 唯陛下財擇焉師古曰財與裁同補注王念孫

壽之萌也師古曰由之而生故云萌補注先謙曰官本考

之道而有子是曰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

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音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

具在使男事女夫誦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呂褒有德而

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無節度是曰貪財趨利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趨利先謙案

通鑑亦作誅胡不畏死亡周之所曰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呂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

萌也師古曰冥冥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言臯陶伊尹非三公九

世之不仁者遠師古曰任用賢人放黜讒佞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曰子弟以父兄任為郎補注宋

南本新本也子弟以父兄得官則多驕驕而不通古今非獨俗吏之子弟為然也俗字

涉上文今俗吏而衍通鑑漢紀十八有俗字則所見本已誤治要及御覽治道部九引此

皆無俗字通 率多驕驕不通古今師古曰驕與傲同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

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在魏國風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刺下作在

除任子之令補注王念孫曰子下脫弟字治要御覽通鑑有周壽外家及故人可厚曰財

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師古曰尚方主巧作明視天下曰儉師古曰視

商不通侈靡師古曰珠者刻鏤為文珠音篆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

其指如此上呂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師古曰迂遠也音于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學問居長

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曰啖吉師古曰啖謂使食之音徒濫反啖吉後知

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

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師古

日彈冠者且入仕也補 言其取舍同也師古曰取進趣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

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云補注何焯曰弔祠即後初吉兼通五經能為駟

氏春秋補注何焯曰駟氏春秋至班史時已成絕學呂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

駿受焉補注周壽昌曰駿不及梁邱駿呂孝廉為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補注齊召南

猶云賢父之子經明行修宜顯厲俗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師古曰專對謂見問即對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師古曰以其有口辭補趙內史吉坐昌邑

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為王國吏故駿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為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補注先謙曰詳衡傳遷少府八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曰政事先是京兆有

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而薛宣從左馮翊代駿為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聖王不目名譽加於實效師古曰言不聽虛名考績用人

之法師古曰言用人之功績薛宣政事已試師古曰言有效也上然其議宣為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駿乃代宣為御史大夫並居位六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為大夫數月薛宣免遂

代為丞相眾人為駿恨不得封侯駿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如淳曰華與元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

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曾子抱首曾華抱足盧辯注元華二子說苑敬慎篇同抑首作抱首檀弓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申與華殆即一人亦何敢娶駿子

崇曰父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曰河南太守徵入為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寡居共養長信宮師古曰放者夫人之名也共音居用反養

哀帝曰崇為不忠誠策詔崇曰朕曰君有累世之美故踰列次師古曰謂自祖及身皆有在之美下以太守超御在位曰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由從也反懷詐讓之辭師古曰

也音虛欲自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師古曰不遵法度亡曰不百億左遷為大司農後徙衛尉左將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為大司空封扶平

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莽遣就國歲餘為傅婢所毒薨師古曰凡言傅婢者謂傅相其衣服不能正終故除其國先謙曰官本注說作讀是

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師古曰一囊之衣也不畜積餘財師古曰畜讀曰蓄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

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師古曰以其無所求取不營產業而車服鮮明故謂自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為車馬衣服亦能幾何何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曰明經絮行著聞徵為博士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曰職事為府官所責師古曰太守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元帝初即位

徵禹為諫大夫補注先謙曰為石顯所薦詳倭幸傳數虛己問曰政事師古曰虛已謂聽受其言也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師古曰秣養也謂以粟米飯也

不過三日補注先謙曰說詳賈山傳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師古曰言天子以畿內賦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

時入貢不煩勞也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廩

馬百餘匹。補注王念孫曰十餘下脫人字則文義不全且與下句不對漢紀孝文帝通鑑皆有人字上文亦云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

履革。師古曰綿厚器亡。瑀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盛。補注先謙曰官本臣下亦

相放效。師古曰放音甫衣服履綉刀劍亂於主上。師古曰綉古禱字補主上時臨朝入廟。眾

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補注沈欽韓曰公羊昭二

僭哉。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

師古曰正曲曰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臣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論語稱

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也。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

物不過十筭。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筭盛衣竹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

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如淳曰地理志河

漢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

考工室也東園匠也上已言蜀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補注錢大昭曰三工官當謂

矣然王吉傳云補若盧右丞有右必有左若盧既有二丞考工室亦宜有二丞如以地理志

懷成都廣漢之工官為三工殊不知志言工官者尚有河南陽翟宛東平陵太山郡奉高雒

七處豈得單舉三者以當之顏以爲考工室者尚有河南陽翟宛東平陵太山郡奉高雒

專作園陵器物觀下文見賜杯案云云則非東東西織室亦然。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有東織

園匠所作明矣顏說誤先謙曰官本注漆作銀東西織室亦然。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有東織

名西織廢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師古曰從天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

賜食。臣下也。師古曰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

飢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師古曰食人之骸骨補人至相食。而廢馬食粟。苦其大肥氣

盛怒。至適日步作之。師古曰日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充溢之氣補注沈欽韓曰廣韻步馬

謂之適馬亦曰歷馬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

至數千人。呂嬃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減金錢財

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呂後宮女置於園陵。補注宋祁曰

字何焯曰宮人奉陵自孝武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

宣皇帝時。陛下烏有所言。師古曰不能自言減省之事補注何焯曰諒闇不言也先謙曰官

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

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呂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師古曰曠空及眾庶葬埋。皆虛地上。

呂實地下。補注王文彬曰厚葬其過自上生。師古曰自從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唯陛

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

者。畱二十人。餘悉歸之。師古曰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

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補注何焯曰獨杜陵一處已有數廢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

城南苑地。呂為田獵之囿。師古曰舍置也獨畱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鄂。皆復其田。呂與貧民

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謀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師古曰太

詩也謀誠也上帝亦天也言承天之意此誠難也王者之命不安改易天常降監信當仁不

可畏也毋貳爾心機事易失勿猶豫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難下也作矣監作鑿

前漢七十二

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獨可呂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

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苟順從也上音時掌反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師古曰拳拳

先謙曰官本注倦倦音義亦同補注天子納善其忠迺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

宜春下苑呂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初元五年事是歲十二

子糠豆不贍祿褐不完師古曰祿者謂僅豎所著布長有田百二十畝陛下過意徵臣師古

猶誤臣賣田百畝呂供車馬至拜為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師古曰奉音扶用

周壽昌曰百官表諫大夫比八百石此脫此字考表注及後書百官領奉例無八百石此八

奉錢無可考賴此猶存其數若以十斛抵千錢廩食太官師古曰謂太

絲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師古曰侍醫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

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此亦

如其數而續志云凡諸受奉祿賜愈多家日日益富身日日益尊誠非少茅愚臣所當蒙也

皆半錢半穀則未知何算也祿賜愈多家日日益富身日日益尊誠非少茅愚臣所當蒙也

師古曰伏自念終亡呂報厚恩官本恩作德日夜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

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涇朝之臣也師古曰涇與污自痛去家三

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躡仆氣竭不復自還師古曰

歸鄉里師古曰及身生死亡所恨天子報曰朕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曰生

豈有所恨與讀曰歟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志趣不同往者嘗令金做語生欲及生時祿

生之子既已諗矣今復云子少夫呂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呂加補注先謙曰傳曰亡

懷土師古曰論語孔子曰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呂自輔後月餘呂禹為長信少府

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曰

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師古

音直用反補注王鳴盛曰食貨志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漢取民所以比古若是之重者

賦鄭康成注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疏引漢法民年二十五

口錢年二十迺算又言古者不呂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

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補注宋祁曰中農食七

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

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師古曰繇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

被刑者眾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搖動補注先謙曰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

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師古曰若有萬錢為一利。賈則獲二千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

寒暑。掉少杷土。手足胼胝。師古曰掉。拔取也。杷。古草字也。杷。音步。反。胼。音竹。反。胝。音竹。反。搯。音竹。反。搯。音竹。反。

交反。已奉穀租。又出稟稅。師古曰稟。禾稈也。鄉部私求。不可勝供。私有所求。不能供之。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曰賈。而更為商賈之業。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曰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曰為幣。市井勿得販賣。師古曰賤買。賤賣曰販。除其租銖之律。師古曰租稅之物。得雜計百。租稅祿賜。皆曰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師古曰追。遵古法於。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曰寬繇役。師古曰繇。讀曰徭。補注。周壽昌曰。元紀。初。百官各省費。其長樂衛屬太后。自不能省也。百官表。初。元。五年。六月。少府貢禹為御史大夫。十二月。卒。與紀傳俱合。是宮衛罷。已三年。當是禹為諫大夫時所奏。故上文以自禹在位。統言之。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遊亡事。稅良民。曰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稟食。師古曰給。其食。補注。先謙曰。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師古曰。乘。登也。又欲令近臣。目諸曹。侍中。曰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婿。及吏坐賊者。皆禁錮。不得為吏。官本職作。臧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師古曰。疑者。曰與民。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又周禮。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羣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亡。鄭注。民言殺殺之言。寬寬之。此言與民亦當如禮所云。示天下以大公也。顏注。似未審。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補注。何焯曰。孝文寬而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師古曰。從。讀曰。用度不足。適行壹切之變。補注。先謙曰。謂權時之變法也。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曰天下奢侈。官亂民

貧。補注。先謙曰。漢紀。官作國。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曰為右職。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補注。先謙曰。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曰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師古曰。操持也。切刻也。操音千。高反。補注。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師古曰。謾。誑也。謾。誑也。諄逆而勇猛者。貴於官。師古曰。諄。布內反。故俗皆曰。何曰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曰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曰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補注。沈欽韓曰。以上語與新書時變篇同。彼正言孝文時風俗如此。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補注。漢紀。置作致。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適至於此。察其所目然者。皆曰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守。諸侯相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曰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師古曰。官。而。已。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曰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師古曰。解。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師古曰。微。斷也。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為中也。音竹。仲。反。斷。音丁。煥。反。補注。周壽昌曰。顏音訓。俱失。史記。孔子世家。贊言六藝者。折中於孔子。索隱注。引離騷曰。明五帝以折中。王叔師云。折中。正也。是訓中為正。知當讀本音。况乎曰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

亦作折衷。衷中心也。音義同。前漢七十一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師古曰決欲流之水抑將隊之

物言其便易自成康已來幾且千歲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欲為治者甚眾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呂其

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師古曰言取天下艱難也醇法太宗之

治正己已先下選賢呂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師古曰遠離也音干萬反調古詔字放出園陵

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

不解師古曰解讀曰懈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雷意首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

子七歲迺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

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

未施行師古曰迭互也親盡則毀故曰迭毀迭音大結反為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呂其子為郎官至

東郡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語在韋玄成傳補注先謙曰禮下官

本有然通儒或非之六字引宋祁曰然通儒或非之江南兩浙本無此六字錢大昭云閩本有六字

兩龔皆楚人也補注先謙曰據下文勝彭城人舍武原人並隸楚國勝字君賓舍字君倩師古曰倩音千見反二人相友並著

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為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明補注先謙曰官本

聘舍為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補注沈欽韓曰梁元帝金樓子龔舍初仕楚王非其所欲見飛燕驪姬蜘蛛網而死嘆曰仕

宣亦人之羅網也遂挂冠願卒學復至長安師古曰卒終也終其經業而勝為郡吏三舉孝廉呂王國

人不得宿衛補吏補注宋祁曰補字上疑有出字再為尉壹為丞勝輒至官適去州舉茂材為重泉令師古

日重泉左馮翊縣也補注先謙曰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閭崇公卿表作閭宗勝

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師古

音抗父音甯補注先謙曰亢父東平縣今濟甯州南五十里濟陰郡今曹州府定陶縣西北四里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為

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詞也音戈有詔為

駕補注周壽昌曰若今之馳驛龔舍侯嘉至皆為諫大夫甯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

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曰儉

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為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

月上知勝非撥煩吏迺復還勝光祿大夫師古曰依舊官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

上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

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曰為嘉

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

皆繇嘉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迷國不疑文穎曰信必迷國不疑也今舉相等過微薄日暮議者罷明日復會左將軍

祿問勝君議亡所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師古曰今欲奏此勝曰將軍曰勝議不可者通劾之

師古曰并効勝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師古曰謂如尚書所劾奏也勝曰手推

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變

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師古曰疾急也言時人常志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師古曰何若言無所似也君欲

小與眾異。外曰采名。君迺申徒狄屬耳。服虔曰殷之末世介也。自沈於河者。先是常又為勝。道高陵有子殺母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師古曰言於誰聞之也。對曰。受夏侯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恨謂再被

謂去補注先謙曰官本下謂作譜王念孫云恨讀為恨者相爭訟也謂常屢與勝相爭訟也下文相非恨義同曲禮很毋求勝鄭注很聞也謂爭訟也詩小雅兄弟鬩于牆毛傳聞很也爾雅聞恨也孫炎本作很云相很即應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君勿言之如何便上之

那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補注沈欽韓曰白衣謂庶人道路之言耳何必以官府給使為白衣韓昌黎詩白衣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聞人亭長掌固舊唐書職官志檢校省奏事不詳妄作觸罪。師古曰言奏事不審妄有發作自觸罪窮亡門戶倉庫聽事陳設之事。

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師古曰與讀曰豫補注劉奉世曰前云博士後云位大夫然博士疑之是也至以博士非中朝臣疑稱博士為誤則失之未攷漢時博士多加給事中如韋賢申咸缺欽之倫皆是也博士非中朝臣加給事中即中朝矣陳咸舉方正對策拜光祿大夫

給事中程方進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此給事中在中朝之明證也。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辯訟。婿謾亡狀。師古曰疾急也婿古惰字讀與慢同亡狀無善狀也。皆不敬制曰。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骨。上迺復加

賞賜。呂子博為侍郎。出勝為渤海太守。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為光祿大夫。勝常稱疾臥。數使子上書乞骸骨。會哀帝崩。初琅邪郡漢亦呂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為太

中大夫。補注周壽昌曰漢字游君緩和二年以光祿大夫遷京兆尹數月病為太中大夫見百官表。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呂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聞勞曰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呂

教鄉里。行道舍傳舍。師古曰於傳舍止宿若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師古曰道次給酒肉并飲其從者及馬也。

食讀曰飲。長吏曰時存問。常曰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復衾一。祠呂中牢。補注齊韓福事昭紀作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紀係錄詔書原文疑此八月當為正月之訛又案羊壹頭壹字應作一各本俱誤耳先謙曰此本作一齊偶不照於是王莽依故事。白遣勝漢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書艾二人。呂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曰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

至矣。朕愍呂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師古曰同產兄弟也同產子即兄弟子也補注沈欽韓曰宋致仕陰補之法同此。大夫其修身守道。目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衾衾。皆如韓

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補注先謙曰官本攷證引孔武仲云冀勝所漢乞骸骨詔謂行道舍傳舍傳舍如今驛舍也漢得入驛如此之嚴也。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補注何焯曰曼容名丹見儒林傳。亦

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初冀舍呂冀勝薦。徵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師古曰即猶就也。舍家居在

武原。補注先謙曰楚國縣在今徐州府邳州西北八十里。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師古曰廷謂縣之庭內。舍曰。王

者曰天下為家。何必懸官。補注先謙曰官謂官舍也。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

徵舍。至京兆東湖界。師古曰湖縣也時屬京兆補注先謙曰今陝州閿鄉縣東。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為

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迺遣歸。舍亦通五經。已魯詩教授。補注周壽昌曰承舍其師薛廣德之傳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

勝為講學祭酒師古曰即就也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

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師古曰就家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呂辨裝日辨官本

字同辨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呂上入勝里致詔師古曰行義

徒也行音下更反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師古曰

西室之南牖下也東首加朝服拵紳師古曰拵引也臥著朝衣故云加引大帶於體也

也拵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

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呂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呂年老

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師古曰示若尊敬無益萬分使者要說師古曰

送反說音式銳反補注周壽昌曰至呂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

要猶挾也使者挾勢以說之師古曰有詔許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補注

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迺發師古曰有詔許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補注

壹師古曰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呂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

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

恩亡已報今年老矣日暮入地誼豈已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呂棺斂喪事

師古曰棺音工煥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家種柏作祠堂師古曰若葬多設

反斂音力贍反師古曰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家種柏作祠堂師古曰若葬多設

云動吾家也亦不得種柏及作祠堂皆不隨俗補注劉敞曰勝意一葬之後更不得隨

俗動家土種柏作祠堂則動吾家也師古曰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

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復衾祭祠如法門人哀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

嗟辱薰已香自燒膏已明白銷師古曰薰芳草補注沈欽韓曰莊子人間世山木自寇也

生竟天天補注周壽昌曰七十九死而謂之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

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高城地理志作

夫守東州丞師古曰東州渤海之縣也補注先謙曰在今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為

郎病去官復為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薦為議郎後呂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

武除宣為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為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

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師古曰出外行部乘傳去法駕師古曰行音下更駕一

馬師古曰言其單率不依典制也補注舍宿鄉亭為眾所非補注周壽昌曰景紀中五年

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張敞傳敞無威儀時罷朝會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終

以此不得大位宣領豫州牧位甚尊而行部簡略故郭欽以違制劾奏後書謝夷吾為鉅

鹿太守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為諫大夫宣

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

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正議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

進董賢貴幸宣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

日充塞朝廷師古曰塞滿也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



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補注先謙曰胡注覆當作復劇增也甚也朝臣亡有大儒骨

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服虔曰魁壘壯貌也師古曰魁音口賄反壘音磊論議通古今喟然動眾心師古曰喟然歎息貌音丘

位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師古曰敦謂厚親厚之顏注未晰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師古曰共讀曰恭補注劉奉世曰

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師古曰四罪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

于三危殛鯀今除一吏而眾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鄧展曰不得其人使之天下

是請寄為姦師古曰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

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師古曰亡謂失其作業也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

賦稅租二亡也師古曰更謂為更卒也音工行反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師古曰並

浪反補注先謙曰並與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補注宋祁曰大苛吏繇役失農桑時

傍同所謂困緣為姦也師古曰淫古列字也師古曰言聞桴鼓之聲以為有

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避六亡也盜賊皆當遮列而追捕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當字

擊也音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師古曰橫音胡孟反怨讎相殘五死

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

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羣臣幸得居

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師古曰惻憐也志但在營私家稱實

客為姦利而已師古曰務稱賓客所求也稱音尺孕反呂苟容曲從為賢師古曰尸主也

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晉灼曰高門殿名也師古曰在未央宮中補注先謙

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師古曰尸鳩曹國風之篇也其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

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巨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劉德曰視酒如漿視

陛下之官爵迺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師古曰此官不當加於此而望

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師古曰說讀曰悅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呂移眾彊可用獨立補

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

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師古曰更亦歷也音工衡反補注智謀威信可與建教

前漢七十一

豆葉也貧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

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師古曰漢儀注官如給書計從侍中已下

賦舍守門戶先謙曰官本注如作奴是通鑑引同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

蘇與曰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補注先謙曰宜呂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

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師古曰更亦歷也音工衡反補注智謀威信可與建教

先謙曰胡注言經學有師法也

師古曰更亦歷也音工衡反補注

師古曰更亦歷也音工衡反補注

師古曰更亦歷也音工衡反補注

師古曰更亦歷也音工衡反補注

師古曰更亦歷也音工衡反補注

師古曰更亦歷也音工衡反補注

師古曰更亦歷也音工衡反補注

師古曰更亦歷也音工衡反補注

師古曰更亦歷也音工衡反補注

師古曰更亦歷也音工衡反補注

化圖安危師古曰建立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補注先謙曰胡注司直掌佐丞相舉

也於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師古曰委輸謂輸委積者也委音迂為反輸音可大委任

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師古曰小有不快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眾曾

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

多受祿賜美食太官補注先謙曰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讎怨呂安身邪誠迫大義

官臣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

戒臣宣訥鈍於辭師古曰訥亦訥字也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旨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

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迺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

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

日蝕於三始如清曰正月一日為歲之朝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補注

及旁仄素餐之人師古曰仄側字也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

眾庶欽然莫不說喜師古曰說音俞說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迺二月丙戌白虹

軒日連陰不雨師古曰軒音干補注王念孫曰軒字從虫無義蓋字本作干干犯也因虹

科斗釋文軒音寒并中赤蟲也亦與干之義無涉廣韻軒字有寒音而無干音集韻軒

音寒并中赤蟲又音干蟲名一曰犯也蓋為義無涉廣韻軒字有寒音而無干音集韻軒

用願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師古曰

三策尚且為小復壞暴室師古曰時以三策總為一第賜賢猶嫌小復取暴室之地賢

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補注先謙曰將作大匠行夜吏卒皆得賞賜師古曰為賢

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下可久負補注先謙曰下字誤官本作不胡厚之如此反

所且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離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補注

不得至是皆此義也後書劉盆子傳尚云當為縣官何故為賊如此可且父子終其性命

不者海內之所讎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且視天下師古曰視

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且應天心師古曰建立大政且興太平之端高

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師古曰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師古曰瀕涯

願賜數刻之間師古曰刻漏極竭芻蕘之思師古曰芻音沐沐猶蒙也如清曰謹願

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時哀帝改司隸校尉但為司隸官比司直

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師古曰行官屬且令行馳道中如清曰令諸使有制得行馳道中

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師古曰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補注王念孫曰

前漢七十一

以字言哀帝以宣摧辱宰相遂下其事於御史也今本脫去以字則文義不明通典職官

十四無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御覽職官部四十八引此正作以摧辱宰相事下

御史漢紀作宣坐推辱宰相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補注周壽昌曰官官舍也禮玉藻在

事下御史文異而義同也官不俟履注朝廷治事處曰官先謙

曰至司隸官止言官不言官舍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師古曰御史欲捕從事

猶之下吏止言吏不言吏獄也而司隸閉門不得入也宣坐距閉

使春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補注宋祁曰南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

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曰遮丞相孔光自言師古曰朝日謂

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早旦欲入朝也丞相

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師古曰長為之長帥也雄為之雄豪補注沈欽韓曰褚先生田仁

是遂家于長子師古曰上黨之縣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迺風州郡曰學法

案誅諸豪桀師古曰風及漢忠直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死補注宋祁曰武字下

名捕隴西辛興師古曰詔顯與宣女婿許緄俱過宣一飯去師古曰飯宣不知情補注

曰情字上疑有其字錢大昕曰案後書孔融傳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知

情者應坐罪不知情者不坐故揚雄傳云雄不知情有詔勿問宋疑情上當有其字蓋未

致漢律也坐繫獄自殺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紀遼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

則郇越臣仲郇相稚貢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師古曰并列其人本土及姓名字也

商號其弟子為四科林為德行見儒林傳莽傳云尊字子虞與此作伯高異皆曰明經

飭行顯名於世師古曰飭謹紀遼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

有忠直節唐尊衣履履空師古曰履猶履也師古曰衣音於呂巨器飲食又曰歷遺公卿

服虔曰以瓦器遺之補注被虛偽名師古曰被郇越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

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音皮義反郇越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

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餘萬呂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為太子四友

病死莽太子遣使視呂衣衾師古曰贈喪衣服曰視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

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

及莽曰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

守箕山之節也張晏曰許由隱於箕山在陽城有許由祠補注宋祁曰由字案注并贊注

二字言小臣之慕巢由亦猶明主之慕唐虞也後人不解其意而刪去亦猶二字謬矣通

鑑無亦猶二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文選薦譙元彥表注逸民傳論注御覽逸民部一引

此皆有亦猶二字師古曰說方居家曰經教授喜屬文師古曰喜

屬音之音許吏反著詩賦數十篇始隃廩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師古曰隃廩扶風之縣也隃音

欲反音許吏反奏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

蔣詡元卿為兖州刺史亦曰廉直為名王莽居攝欽詡皆曰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

於家補注沈欽韓曰初學記十八三輔決錄曰蔣詡舍中三徑惟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

陵荆棘塞門舍中有三徑不出惟二人從之遊見嵇康高士傳周壽昌曰渭水注汧水又

東南逕隄隄縣故城南昔郭欽恥王莽之徵而遜跡於斯此郭欽疑即郭欽欽與欽字近

而譌也莽傳成已校尉郭欽又別一人北堂書鈔引三輔決錄云王邑為從弟奇求蔣詡

女盛服送之詡女辭不取但衣青布曰受公命不敢違邑乃歎曰所以與賢者婚欲為此

也魏志荀彧傳注昔蔣詡姻於王氏無損齊栗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

清高之操正指此事邑在莽時為大司空齊栗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

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補注齊召南曰宣傳特附薛方諸人皆不仕莽世清節著

同志又申徒剛宣秉王丹王良郭丹蔡茂及陳寵之曾祖咸各見本傳而儒林傳載高詡包咸獨行傳載譙元李業王皓王嘉劉茂逸民傳載向長逢萌王君公周黨譚賢殷護王霸戴遵皆立志較然不汚新室莽死漢更始徵竟呂為丞相封侯欲視致賢人銷寇賊古師命宜與薛方諸賢牽連書之

日視讀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劍格死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

鮑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補注齊召南曰案兩龔子孫後書無傳鮑宣子承孫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師古曰上繫辭也謂發跡雖異同歸於道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

草木區曰別矣師古曰言蘭桂異類而各芬馨也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

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呂失其世

者多矣師古曰懷思也言不能去補注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

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

言見幾先去為莽所迫卒又死之合於孔子之經也貞而不諛薛方近之師古曰論語

子貞而不諛謂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信也薛方志避亂朝詭引巢許為喻近此義也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紀唐矣師古曰欽

莽遯逃濁亂不汙其節殊於紀遠及兩唐補注蘇輿曰絕謂相懸遠

